

沈从文别集

長河集

沈从文 著

非外借

沈从文别集

沈从文著



中信出版集团·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长河集 / 沈从文著. -- 北京 : 中信出版社,

2017.2

(沈从文别集)

ISBN 978-7-5086-6888-8

I. ①长… II. ①沈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现代

IV. ①I246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256190号

长河集

著 者：沈从文

出版发行：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(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)

承印者：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：787mm×1092mm 1/32

版 次：2017年2月第1版

书 号：ISBN 978-7-5086-6888-8

定 价：36.00元

印 张：8.75 字 数：123千字

印 次：2017年2月第1次印刷

广告经营许可证：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

图书策划：楚尘文化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如有印刷、装订问题，本公司负责调换。

服务热线：400-600-8099

投稿邮箱：author@citicpub.com

楚尘
文化
Chu Chen

北京楚尘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出品

再版序

上个世纪五十年代，不少喜爱文学的读者迷上了契诃夫，这跟平明出版社接连推出 27 册汝龙翻译的《契诃夫小说选集》直接有关。

那时我家至少有三个契诃夫迷：做文学编辑的母亲、哥哥和我。谈论哪篇小说怎么怎么好，是不倦的话题。已经退出文坛改了行的父亲不参与，只有时微笑着对外人说：“家里有三个契诃夫的群众。”

汝龙译的这套选集可贵之处，首先在于对作品的精选；第二是选进一些契诃夫的书信、札记，别人对他的回忆、评论等，分编到不同集子里，这些文字拉近了读者和作者的距离，是汝龙先生锦上添花的贡献。

到 1992 年编选《沈从文别集》的时候，我们自然想

到从平明版《契诃夫小说选集》取法。这也是父亲的愿望，尽管他不参与“契诃夫群众”的热情讨论，汝龙这套译本的长处他胸中有数。

我问过父亲汝龙为什么常赠送新书，他只简单说：“是朋友。”

母亲的补充才说清楚：“他翻译的那套英文契诃夫小说是我送的。”

据我充和四姨回忆，1932年暑假，一个“说是由青岛来的，姓沈，来看张兆和的”羞涩客人，初次登苏州张家门，带的一大包礼物“全是英译精装本的俄国小说”。加尼特夫人的一套英译《契诃夫小说集》就在其中。

不懂外文的沈从文怎么买洋书？四姨说那是过上海时托巴金选购的。

父亲曾希望母亲朝文学翻译方面发展，送这样礼物包含着鼓励。愿望虽然没实现，礼物却终于转到最合适的人手里，促成被誉为契诃夫小说“最佳译本”的产生。朋友的成就四十年后启发着《沈从文别集》的编选工作。

当本书再版之际，我们感谢与它有缘分的几位文学前辈，也要感谢为我们想出《沈从文别集》总书名的汪曾祺先生。

沈虎雏

总序

从文生前，曾有过这样愿望，想把自己的作品好好选一下，印一套袖珍本小册子。不在于如何精美漂亮，不在于如何豪华考究，只要字迹清楚，款式朴素大方，看起来舒服。本子小，便于收藏携带，尤其便于翻阅。八十年代初，有一家书店曾来联系过，也曾请人编了一套，交付出去。可是，落空了，未能实现。我一直认为是一件憾事。

现在湖南岳麓书社要为从文出书，我同虎雏商量，请吉首大学沈从文研究室合作，编选这么一套。这套选本和以前选法编法不同。我们在每本小册子前面，增加一些过去旧作以外的文字。有杂感，有日记，有检查，有未完成的作品，主要是书信——都是近年搜集整理出

来的，大部分未发表过。不管怎样，这些篇章，或反映作者当时对社会、对文艺创作、对文史研究……的一些看法，或反映作者当时的处境，以及内心矛盾哀乐苦闷，把它们发表出来，容或有助于读者从较宽的角度对他的作品、对他的为人以及对当时的环境背景有进一步了解。

出这套书，当然，同时也了却死者和生者的一点心愿。

张兆和

一九九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

目 录

沈从文有关《长河》的三封家书	1
给沦陷在北平的妻子	3
给云麓大哥	7
给三弟	17
长 河	21
题 记	23
人与地	33
秋（动中有静）	51
橘子园主人和一个老水手	77
吕家坪的人事	109
摘橘子	137
大帮船拢码头时	159
买橘子	179
一有事总不免麻烦	201
枫木坳	215
巧而不巧	239
社 戏	255

沈从文有关《长河》的三封家书

给沦陷在北平的妻子

[1938年7月于昆明]

廿九晚十一点

三姐：已夜十一点，我写了《长河》五个页子，写一个乡村秋天的种种。仿佛有各色的树叶落在桌上纸上，有秋天阳光射在纸上。夜已沉静，然而并不沉静。雨很大，打在瓦上和院中竹子上。电闪极白，接着是一个比一个强的炸雷声，在左边右边，各处响着。房子微微震动着。稍微有点疲倦，有点冷，有点原始的恐怖。我想起数千年前人住在洞穴里，睡在洞中一隅听雷声轰响所引起的情绪。同时也想起现代人在另外一种人为的巨雷响声中所引起的情绪。我觉得很感动。唉，人生。这洪大声音，令人对历史感到悲哀，因为它正在重造历史。

我很想念小虎小龙，更想念起他们的叔叔，因为叔叔是很爱他们，把他们小相片放在衣袋中的。^[1]一年来大家所过的日子，是什么一种情形！我们隔得那么远，然而又好象那么近。这一年来孩子固然会说话了，可是试想想，另外一个地方，有多少同样为父母所疼爱的小孩子，为了某种原因，已不再会说话，有多少孩子，再也无人来注意他！

我看了许多书，正好像一切书都不能使一个人在这时节更有用一点，因为所有书差不多都是人在平时写的。我想写雷雨后的边城，接着写翠翠如何离开她的家，到——我让她到沅陵还是洪江？桃源还是芷江？等你来决定她的去处吧。

近来极力管理自己的结果，每日睡六小时，中时还不必睡，精神极好。吃饭时照书上说的细嚼主义，尤有好处，吃后即做事，亦不觉累。已能固定吃两碗饭。坐在桌边，早到晚，不打哈欠。

[1] 作者的弟弟沈荃，字得余，1937年在浙江嘉善，1938年在九江沽塘与日军血战中两次负伤。

孩子应多睡一点，因为正在发育，大人应当少睡，方能做出一点事情！

卅早七点

一家人都上西山玩去了，只剩下我一个人坐在桌边。白天天气极好，已可换薄夹衣。但依然还不至于到要吃汽水程度。所以这里汽水从不用冰冰过。看看大家都能够安心乐意的玩，发展手足四肢之力，也羡慕，也希奇。羡慕兴致甚好，希奇生活毫无建树，哪有心情能玩！据我个人意思，不管又学什么，一天到晚都不会够，永远不离开工作，也不会倦。可是我倒反而成为病态了，正因为大家不觉得必需如此，我就成为反常行为。翟明德视为有神经病，你有时也觉得麻烦，尤其是在作事时不想吃饭，不想洗脸，不想换衣，这一类琐事真够麻烦。你可忘了生命若缺少这点东西，万千一律，有什么趣味可言。世界就是这种“发狂”的人造成的，一切最高的记录，没有它都不会产生。你觉得这是在“忍受”，我需要的却是“了解”。你近来似乎稍稍了解得多一点了，再

多一点就更好了。再多一点，你对于我就不至于觉得凡事要忍受了。

近来看一本变态心理学，明白凡笔下能在自己以外写出另一人另一社会种种，就必然得把神经系统效率重造重安排，作到适于那个人那个社会的反应——自己呢，完全是“神经病”。是笑话也是真话，有时也应当为这种人为的神经病^[1]状态自悼，因为人不能永远写作，总还得有平常人与人往来生活等等，可是我把这一套必需方式也改变了。表面上我还不至于为人称为“怪物”，事实上我却从不能在泛泛往来上得到快乐。也不能在荣誉、衣物或社会地位上得到快乐。爱情呢，得到一种命运，写信的命运。你倒像是极乐于延长我这种命运。为我吻孩子。

四弟上

[1] 几处“神经”的准确意思是“精神”。

给云麓大哥

[1942 年于呈贡]

大哥：得八月廿六得余一信，知左叔平^[1]曾返湘到过沅陵。我们正想：如得余能和他同来，将来转湘即可将小龙带去。因彼可以上学读书，今冬入高小，只须回家时有人看到温习日课，监督他换衣洗脸，即可单独生活，不至于麻烦你们太多！虎虎小些，正需要起始认字，鼓励他写影本，早晚总得照料，相当费事，所以我们拟放在身边，对他有些好处。惟照情形说来，得余入滇，恐不会成为事实，我们返湘，也只是一种计划而已。若非局势大变，我们上路事是不能成功的！主要是不想与学校离开。照收入说，教书最苦，随便换一职业即可将生

[1] “___”是“文化大革命”专案人员画的红线。